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一輯

沈雲龍主編

甲午中日戰輯

王炳耀輯

附：諫止中東和議奏疏·寃海述聞

文海出版社印行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沈雲龍教授主編

近代中國史料種類之繁，卷帙之多，遠過其他時代。就內容而論，可別爲原始資料 (Primary sources of materials) 與次要資料 (Secondary sources of materials) 兩類。前者如歷朝實錄、東華錄、政治官報、大臣奏疏、外交檔案、名臣專集、函牘手扎、日記、自訂年譜、回憶錄等；後者如官書傳記、行狀、碑誌、新聞記載、雜誌論文、私人筆記、以及參用史料，專題研究所得而成之史籍，與夫總合敘述史蹟之真相，而使讀者明瞭一事，或一代之政治外交社會經濟情狀及人民生活之專著等，均其明例。

本社向以搜集史料影印流傳爲職志。其卷帙較多之大清實錄、東華錄、十朝聖訓、清季外交史料、政治官報等鉅製，均已先後出版，甚獲好評。茲再商得近代史學家沈雲龍教授之同意，就上述範圍，代爲搜羅選輯卷帙較少而有價值之史料，陸續影印，並承惠允將其所藏罕見之孤本若干種先行借出攝印，以供海內外學人治近代中國史者之參考。

文海出版社謹識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十月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一輯 目錄

W6185/01

中日甲午戰輯 附：諫止中東和議奏疏
寬海述聞
王炳耀輯

桂之華軒遺集
朱銘盤著

庚辛之際月表 附：
榆關記事
燕晉弭兵記
王鏡航編

庚子西狩叢談
吳永口述
劉治襄筆記
汪詒年編

汪穰卿（康年）先生
傳記
遺文
徐一士著

一士類稿
徐一士著

一士譚薈 甲乙編

蜀海叢談
周詢著

心太平室集
張一麐著

止叟年譜
韓國鈞著

永憶錄

周止菴（學熙）先生別傳
周叔嬭著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甲午中日戰輯 (目錄)

自序	(七——八)
序	(九——一〇)
中日戰機(卷一)	(一一——三三)
未雨綢繆——韓朝內亂——韓朝新政		
中日戰端(卷二)	(三三——四八)
大開海軍——朝鮮紀亂一——日本公使上韓王書——日本公使上韓王疏——日本公使		
上韓政府書——清日來往公牘——甲午六月電音擇要——論功行賞		
聲罪致討(卷三)	(四九——六六)
上諭——日本宣戰書——朝鮮紀亂二——總理衙門會各國公使書——朝鮮紀亂三——		
大白天下——七月電音擇要——鴨綠水戰雜記——朝鮮紀亂四——資備賢者——起		
用賢王——八月電音擇要		

嗣延盛京(卷四).....(八九—一〇六)

九月電音擇要——朝鮮紀亂五——朝鮮紀亂六——朝鮮紀亂七——十月電音擇要

——十一月電音擇要——湘撫告示——襄忠令典

遣使議和(卷五).....(一〇七—一五〇)

皇帝勅書——賢相致書——朝鮮紀亂八——日將貽書——提督兩書——威海降約

劉公島降敵雜記——申嚴法紀——請示全權——重辦全權——日使致詞——臨

別饋言——朝鮮紀亂九——明勸勅——荷名責實——正月電音擇要——恩成

池用

傅相議和(卷六).....(一五一—二〇〇)

二月電音擇要(上)——兩國全權大臣第一次問答——第二次問答——第三次問答

——二月電音擇要(下)——三月電音擇要——停戰條約——電音擇要——朝鮮

紀亂十——致伊藤陸奧照會——伊藤陸奧照會覆文——照會伊藤陸奧文——

致伊藤等照會——陸奧等面交節略——復日本全權辦理大臣陸奧函——覆伊藤

陸奧和約底稿說帖——照譯伊藤等東文覆函——照譯伊藤等英文覆函——第一

次擬改日本和約底稿——照譯伊藤面交英文說帖和約序文——照譯日本全權大

飯伊藤博文來函——復日本全權大臣伊藤博文函——照譯日本全權大臣伊藤來函——致日本全權辦理大臣伊藤函——兩國全權大臣第四次問答——第五次問答——和約簽登——附電音擇要——附日廷兩諭——朝鮮紀亂十一——批准和約——附錄電音

臺民抗約自立.....(二四二)——(二五三)

附電音擇要——臺灣自主文獻——朝鮮紀亂十二——朝鮮閏紀——韓王誓詞

日攻臺南.....(二五三)——(二五四)

八月電音擇要

劉軍門遁.....(二五四)——(二五五)

日本議還遼東.....(二五五)——(二五五)

門裏私議以廣公見論——附錄胡雲樞廉訪奏擬法自強條陳疏——節錄葉君禮元上

張香帥書籌禦倭策十條並大綱二十六條

自序

甲午朝鮮東學黨禍作，朝社幾危，我國撫字藩服，討亂扶危，義不容辭，不料倭人借端啓釁，使我藩服我國不得已用兵之苦衷，已佈告於天下，所惜將不知兵，士不用命，以至師徒撻敗，實天下臣民所共憤，我皇上仁慈覆冒，不忍士卒久罹鋒鏑，膏塗原野，大度汪洋，盡捐宿費，許訂新盟，今者盟成兵釋，往事緬懷，不勝憤懣，然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當思倭之所以勝，吾之所以敗，亡羊補牢，尙未爲晚，苟舊習未除，隱深諱敗，不思更張，則終成積弱，後患更不可勝言，惜近有輯戰事者，不辨日報之真訛，時事之虛實，彙而成書，出以問世，欲圖快人心，謂可以保國體，竟不顧自昧終必至損國家，余爲此懼，爰取各報所載戰事，以上諭衡之，有據證，萬國公報所載戰事，始末最真且切，次則華字日報，茲將公報登錄戰務，編輯成書者十之九，採自他報者十之一，顏曰中日戰輯，皆美國進士林君樂知，我國才士蔡君芝絨等數先生，月登公報之雄詞偉論，自無功焉，所易者惟去月報之名例，以歸採輯之小書，猶縫者藉他人已製美錦，裁剪成衣，望讀者飲水思源，毋忘公報惠我中國之苦心，與我中國之熱志，余慮讀報者久而漸忘，特輯成書，助其疾聲長呼，使人常醒，從此鑒前車，

未雨勵精。幽治發奮爲雄。此卽輯是書之本意。卷終附胡廉訪一疏。葉君一書。翹望我朝早日舉行。渴勝忭頌。書成爰弁數言。以誌緣起。

旨

光緒二十一年宮上壽飲福宴東莞王炳耀煜初序於香海隱居直道草堂

序

嘗讀皇朝
承平日久，士
日本彈丸，黑子
一弱至於斯，士
困人材，雅慕表
邦，不肯更張，世
求經濟，以性潛
浮誇之士，皆謂
獨憂之，早已目
爲成書，使讀者
今日積弱，或由
光緒貳拾壹年

中日戰輯卷之一

中日戰機

東莞王炳耀焜初輯

同治十三年

癸酉

韓日齟齬。日遣使來請平。却之。

是年日本與朝鮮相齟齬。日本遣使來問於我中國。某大臣答曰。朝鮮之事。我朝素不與聞。

日本遂又遣使至朝鮮。

韓又名朝鮮下同

丙子春正月。韓日訂約。韓爲自主之國。與日等平。

光緒二年正月。與朝王訂立和約。其第一條云。日本以朝鮮爲自主之國。與日本之本係自主者相平等。其全約中。不涉中國一字。厥後英美德法諸國相繼與朝鮮立約通商。亦無干涉中國字樣。考萬國待藩之通例。固有不問其內政者。及至事涉外交。必由上國爲主。朝鮮旣稱藩於中國。何以公然延納客使。而與朝鮮立約之各國。亦竟遣使前往。不以爲褻乎。此所不解也。

在大清治內云中者。以見一體無異也。下同。

壬午韓有警來報。秋七月。清日在韓之濟物浦訂約曰。韓有事。若清日使署。置兵備警。事平皆撤。

未雨綢繆

前左副都御史張幼樵副憲奏請豫防東患疏

以下兩篇從西報轉譯。雖非虛山嵐而然。實仿奏疏體裁。斟酌字義。輕重已熟。皆苦心矣。

署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張佩綸跪奏爲時局艱難海軍脆薄宜籌備豫不虞之策恭摺密陳仰祈聖鑒事竊維憂盛危明期有備而無患居中馭外貴慎始以圖終臣伏見聖朝自與各國締約互市以來每遇交涉之事動多棘手而關係最鉅輻輳最多令人尤爲憤懣者莫如日本一國查日本僻處海東不過區區三島地耳乃恃其勢力夜郎自大不但蠶食琉球兼欲鯨吞高麗中國誠宜益恢雄略力杜危機宏宅中國大之規定遠交近攻之計彼狡焉思啓者或當震疊天威不敢蠢動然我海軍未集終難揚帆東渡從事於驚濤駭浪之間臣嘗博考西史旁稽輿論知西洋各國之所以戰勝攻取者全恃海軍海軍一日不成卽海權一日不振謀國者所宜深長思也今中國海軍規模略具而尙脆薄不足恃臣之愚見擬請聖旨飭下部臣迅籌中東大局堅定添練海軍長策務求可以見諸施行并請欽派數大臣專司其事力杜粉飾因循之習以期煥然改觀今日之日本雖已雄長東瀛惟與我中國較則大小強弱衆寡之不侔

顯而易見。故苟無他國之助。未必敢先逞志於我。然卽欲求媚於他國。妄冀陰爲之地。他國以其頻年不其親暱。一旦急而相求。逆料亦未必遽應也。中國之與他國。講信修睦。多歷年所。若再餌以厚利。聯以深情。異時與日本相見。以戎衣可冀。資其臂助。然而求人不如求己。己必先立於不敗之地。始免喧客奪主。強賓壓主之嫌。故居今日而爲中國計。大要在自強不息。若不乘閒暇無事之日。定出奇制勝之謀。竊恐中國自以爲已足。依然苟且偷安。日本則發憤爲雄。水陸軍務日趨有功。遠近商務亦與年俱進。猝起而與我爭權於海上。我必將望塵弗及。甚至震驚海口。騷擾邊鄙。其爲危險。豈可思議。臣忝副臺班。受恩深重。日夕私憂過慮。冀效其款款之愚。既有所知。頓忘忌諱。合無仰懇天恩。俯念日本近在肘腋。患在腹心。飭發臣章。交戶部兵部工部。南北洋大臣。會商籌款。練兵製械。購艦大計。以懾島國。而固海疆。天下幸甚。所有時局艱難。海軍脆薄。豫備不虞。緣由。謹就管見所及。恭摺密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光緒八年□月□日。

合肥相國遵議豫防東患兼定征東良策疏（釋稿）

欽差北洋大臣太子太傅直隸總督一等伯李鴻章跪奏爲遵旨籌議豫防東患並酌擬征東之策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竊照本月□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八年□月□日。奉上諭。

張佩綸奏日本等因。欽此。遵旨寄信前來。仰見聖明在上。燭照萬里。居安思危之至意。欽服莫名。臣查日本爲患於中國。亟宜豫爲之防。歷年管見所及。并詳辦情形。節經分別奏陳。各在案。前月□日。欽奉寄諭。命臣查覆給事中鄧承修條陳東患一摺。臣以該給事中所奏。與臣原議不符。恐有誤會情形。窒礙難行之處。當卽逐層條辦。奏達聖聰。今閱署左副都御史張佩綸所奏一摺。其有深意。欽奉寄諭垂詢。謹卽逐一體察。密籌佈置之法。先爲我皇太后皇上敬陳之。查日本近來仿效西法。粗得皮毛。漸已囂橫。若使根深抵固。中國必受其毒。中國及其未發而制之。則造增戰艦。急練海軍。其先務矣。海軍旣成。不必計朝鮮有釁否也。其所以聲罪致討者。繫在日本之滅琉球。琉球爲中國藩服。載在史冊。班班可考。各國亦皆深信不疑。無可置辯。今我與滅繼絕。公義布昭於天壤。無論局外之國。無不右我。且以理而言。我旣理直而氣壯。日本豈能強詞以奪理。以力而言。我以海軍之雄。氣吞三島。日本蕞爾地。豈敢與我抗衡。成敗利鈍之數。無待著龜矣。而況以中國之全力。成就海軍。凡所必需之物。應有盡有。又練陸軍。以助其聲威。海西諸大國聞之。旣無不敬我。而震我之大邦矣。日本則頓失其助。尙敢懷欺藐之心。妄思與我爲敵哉。惟是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古有明訓。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具列兵書。若未嘗熟思審慮。徒奮其一往無前之氣。

萬一蹉跌。悔不可追。臣愚以爲日本之孜孜於西學。雖未必實有心得。而目前所練之海軍。不得不謂其與我相匹敵。我倘第就現有之戰艦。而擣東瀛。彼主我客。彼熟我生。非萬全之計也。故夫保藩而矢征東之志。不敢不勉也。躁進而貽敗北之羞。不可不慎也。今日第一要著。惟在添購鐵甲戰艦。慎選嫻於兵法。長於水戰。而又熟於槍砲之將領。以爲海軍之帥。然後沈幾觀變。徐而圖之。事必有濟。抑臣更有請者。臣蒙皇太后皇上倚畀之隆。委以預定征東至計。竊謂此事。關繫重大。斷不可輕於嘗試。今內而部臣。外而疆吏。均未能通力合作。微臣一人之身。直隸一省之力。豈能有所樹立。且卽有顧念大局。相助爲理者。又恐始勤終怠。數年之後。仍成畫餅。言念及此。曷勝惶悚。總之征東一役。實屬當務之急。而欲制日本之死命。先求中國之人材。欲羅致非常之人材。必先破除有定之成格。如是。則人材得矣。然尤有甚難者。則各省督撫之不能同心合意也。畛域之見。梗於中。斯牽掣之情形於外。以是而求集事。雖境內未易奏功。安冀馳外域之觀。蹈重瀛之險。誠能盡蠲宿弊。略改舊章。部臣疆臣。各存通功易事之心。一洗此疆彼界之陋。而聖明在上。綜攬宏綱。措正施行。悉秉宸斷。則皇威振而國紀張。較之專責微臣。而無能爲役者。相去天淵矣。如以臣言爲可採。合無仰懇天恩。飭下總理衙門。會同戶部。從速核定。飛咨各省督撫。每年合籌的

款銀四百萬兩。爲添練海軍。暨各緊要海口築造砲台之用。此外并別籌協濟台灣之專款。俾得力加整頓。以杜覬覦。至各省司道各庫。如其力有不逮。並請飭撥部庫存款。務須每年湊足銀四百萬兩。悉行解交臣衙門。專充海軍用款。臣當竭盡心力。期以五年。練成北洋海軍一大枝。暨海濱斷不可少之砲台。以冀進可攻而退可守。若夫膠執成見。因仍苟且。或好爲大言。以小邦爲不足畏。既不能培補本原。安國勢於磐石。又不令旁採善法。振作海權。則他日之禍。非臣之愚所能逆睹也。所有遵旨議覆。并酌擬添練海軍各緣由。是否有當。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光緒八年□月□日奏

甲申冬十月。韓之開化黨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範、徐載弼等叛。英植伏誅。金朴等出走。英植之子鍾宇跡而圖之。通商衙門急請各國領事商於日公使竹添進一郎。且求護於我朝。吳濟卿、趙燕甫兩欽使奉旨馳赴漢城。

韓朝內亂

甲申之歲。孟冬十月乙亥。亂臣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範、徐載弼等。謀爲不軌。禍起蕭牆。時五人者。曾遊歷日本。小有才能。識外情。通洋務。故韓廷簡派洪英植總辦郵政局事務。事前

致書中國駐韓大臣。及各國公使。訂於十月十七日戌刻。會飲於其署。是日下午。漢城內屯於泥峴之日本兵。以車載槍彈多箱。并拽大砲數尊。運至日本公使館。戌初中國總辦商務慶軍營官。與朝鮮官僚。及各國公使。總領事等官。齊赴洪英植之宴。惟日本公使竹添進一郎。稱疾不至。酒行之際。亂黨先於外間佈置周密。時交戌正。火起外垣。朝鮮禁衛大將軍閔泳翌。聞警。離席出。甫及門。爲亂黨刺傷。負痛返身入內。仆於堂上。亂黨入殺朝鮮官數員。中國總辦商務大臣。暨各國公使。皆大驚而散。二鼓時。日本軍士排門入景祐宮。兵刃徧列。阻絕行人。俄而金玉均。朴泳孝。徐光範三人直進寢殿。謊奏於王曰。清兵爲亂。諸處火起。滿城百姓。遭其荼毒。將及宮門矣。宜召日本公使速入衛。遷駕別宮。以避凶鋒。王以事起倉卒。不遽允。忽聞砲聲隆隆。均範等促之曰。事急矣。不可緩。乃矯詔速日使入衛。而移太王太妃於景祐宮。十八日晨。左營使李祖淵。前營使韓圭稷。後營使尹素駿。爲亂黨所害。方亂之未萌也。李韓輩皆領禁軍。玉均。英植無兵柄。慮事急無助。先遣人遊說。李韓諸人皆佯許之。而不爲動。奸黨銜焉。乃引入後堂殺之。復矯召輔國閔台鎬。趙甯夏。總管海防閔泳穆入殿。而并戮焉。日方晌午。逆黨自除官職。洪英植爲右議政。金玉均爲戶曹參判。朴泳孝爲前後營使。徐光範爲左右營使。兼辦通商交涉事件。而前營正領官。則以徐載

弼爲之。官職既立，乃議廢立。英植欲幽王於江華島，進一郎欲幽於日本東京，議久不決。而勤王之師已鼓譟而起，乃共圖脅王潛避於後苑。十九日，朝鮮各臣民均請我駐防慶軍前往保衛。於是吳軍門長慶、張總戎光前、袁司馬世凱同致書日使竹添進一郎，請其撤兵。自辰至酉，復書弗至。外間圖勤王者，勢洶洶弗可遏，無奈再遣人詢之。甫及闕，日兵即於普通門施槍砲以構難。我軍疑王之猶在宮寢也，未便格殺，故死傷頗多。乃互相籌商曰：日使惑於逆黨之言而弗悟，擁兵據宮門，不許外人入，一再致書詢問而弗答，是助逆也。我之進兵，求罪人也。衛王所以衛日使也，否則義民將爲亂。於是驅兵直前，互相搏擊。宮門之外，遂作戰場。王乘間避至玉流泉後北關廟，爲別路軍士迎護而出。金玉均追阻弗及，自與日使守濟物浦。我軍乘勝四面尋韓王，致北關廟始得之。我軍官即入廟參見，王泣語於衆曰：賊臣亂國，一至此乎！衆趨前慰答數語，而太王太妃世子俱不知下落。吳軍門曰：此地離宮不遠，非停戀之所，不如暫駐營中，再圖復辟。王曰：善。方王之潛出後宮也，正當砲火相攻之際，金玉均等分頭料理，幾於不暇自顧。其手下之責令監王者，亦以死生介於俄頃，意緒紛如，奔走探聽。故王得乘間逸出。比洪英植、朴泳孝聞風追至，已爲慶軍所迎。英植昧於利害，猶自直前牽挽王袂，不令前進，被朝鮮軍士曳出，斫爲肉片，并斬朴泳孝。

生徒七人以狗衆。此二十日事也。金玉均等至是心懷疑沮。向進一郎而商之曰。兵力不敵。王已出奔。事不諧矣。守此不去。直待斃耳。於是進一郎率其兵。帶領金玉均等。自焚其使署。出西門走仁川之濟物浦而去。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沿途放連環鎗自衛。二十一、二十二兩日。查檢屍體。慶軍兵丁陣亡者十人。朝鮮大臣被害者七人。陣亡兵士十一人。百姓罹禍而斃者九十一人。大將軍閔泳翊重傷可治。日兵死者三十三人。逆黨伏誅者九人。惟金玉均、朴泳孝、徐光範及士官生徒等。於事敗時。易服逃去。其時朝鮮士人仇視日人。見輒械鬥。我軍官即將日兵妻孥。并貿易漢城者。遣兵護送而歸。不許土人遷怒無辜。二十三日。朝鮮通商衙門。請各國領事官。先往濟物浦。與日使竹添進一郎商議經變事宜。一面授禮曹參判徐相雨爲全權大臣。以穆麟德副之。穆麟德。德國人也。向爲朝鮮辦理通商事務。時膺兵曹參判之職。同赴日京。齎遞國書。行抵濟物浦。適日本新公使井上馨至。遂止。一面申奏中朝。求爲保護。遣使航海。先至天津。謁見李傅相。請代奏聞。皇上俯念藩屬。三百年來。曾無失德。蕞爾國何堪屢遭不造。卽派吳濟卿、續燕甫兩欽憲。星夜馳赴漢城。查辦一切。當日使井上馨之赴高也。帶有兵艦六艘。駐泊濟物浦之三里寨。我慶軍仍駐漢城。十一月初。朝鮮督辦交涉通商事務大臣趙秉鎬。至濟物浦。邀各國公使。仍入居漢城。并

請從中調處。迨吳續兩星使至漢城，卽駐節營中。彼此照會，約期議事。高王復派金宏集爲全權大臣，公同議款。與日本行成第一款，朝鮮修國書於日本，表明謝意。第二款，恤給日本遭害商人遺族，并負傷者及賠補貨物之掠奪者。由朝鮮撥支十一萬元。第三款，殺害磯林太尉之兇手，察獲從重正刑。第四款，日公使館擇新基建築，由朝鮮撥二萬元以充公費。第五款，護衛日本公使館兵弁營舍，附近擇定，設置兵員若干，修蓋兵營。朝鮮國任之云云。是役也，日使竹添進一郎實預焉。而事後復令朝鮮議約行成，此彈丸蕞爾，攝乎大國之間者，所以爲難也。

西乙 吳清卿續燕甫復與日約曰：他時因韓事派兵，必相預告。

韓朝弊政

朝鮮爲箕子故都，向稱藩於中國。其地據亞細亞洲之東隅，雖無長江襟帶之雄，廣野互綿之富，而三面距海，魚鹽豐足。八道多山，煤鐵美盛。天時則寒暖得宜，地脈則膏腴彌望。兼以形勢險固，攻守兩便。誠東方天府之國也。不幸近數十年來，政失其當，民淪塗炭。內亂接踵，外患然眉。噫吁嘻！人和失矣，山川之美，城郭之固，何足恃哉！今列朝鮮批政於左：聊備當塗鑿核。一曰宦戚弄權也。外戚擅權，西漢之所以衰也。閹豎逞威，東漢之所以滅也。朝鮮年來，宦侍與外戚結成死

黨相爲羽翼，諂諛而專寵，塞賢良之路，賄賂以肥己，掌黜陟之權，故內外官職之任，非由人才之長短，但視苞苴之多寡。於是貪官污吏遍布全國，名雖爲民父母，實則蠶國害民，甚於強盜。口稱孔孟之道，而政行蛇蝎之毒，朝夕貪婪，罔知饜足。民間之富者轉而成貧，貧者顛於溝壑，農商俱廢，盜賊蜂起，胥吏逞專殺之威，百姓無伸冤之路，積忿難消，民心瓦解，遂乃結羣作亂，一唱百和，小而打家劫舍，大而戕吏殺官，有以叛逆責之者，此腐儒之說也。夫上之人自帝王以至小吏，本爲萬民而設，非萬民之爲帝王，或小吏生也。民爲本，君爲末，殘賊之君，謂之一夫，有聖人起得而誅之，況貪官污吏乎？貪官污吏，神人共憤，殺之何傷，故論朝鮮之事者，不問官吏之罪而助官吏以罰舉義之民，此何異助紂爲虐耶？一曰財源窘塞也。高麗租稅之法，縱有定例，不過具文，濫官收租，任意增減，有權勢者，財產雖富，納租甚少，貧民之不能乞情者，一任官吏之勒索，豐年不免飢渴，凶歲至於死亡，然而州郡守令，本屬以財賄營求而得，既得之後，祿俸菲薄，衣食猶難支辦，豈有餘資以償買官之債，故其百計暴斂，良非得已，且挂名素餐者，不可勝數，問其能，曰無所長也，問其職，曰無所事也，徒食民之膏血而已。一曰刑罰殘酷也。朝鮮刑律，頗倣中國，而苛酷甚於中國，上自公卿，下至小吏，皆得操生殺之權，妻妾奴隸，雖有冤枉，恨無赴愬之門，且刑訊之例盛

行。一經被控，雖無證據，卽加刑以勒緹，殘虐情形，令人酸鼻。其干犯國法者，并戮其父母妻子，親戚。古所謂夷三族滅九族者，不過如是。刑政不公至此，且自稱爲禮義之邦，胡顏之厚哉。朝鮮人有言：不論何國，讀宋明腐儒之書，自稱禮義之邦者，卽是人間地獄。語雖過激，亦有理也。一曰武備廢弛也。古人有言：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無備。朝鮮亦似有武備矣，然而訓練之法，挾持之器，俱有太古遺風，豈適今時新制。且軍令不嚴，官兵所到，劫奪民財，挾勢逞惡，小民切齒。及至一聞砲聲，無不棄械逃命。爲將帥者，以能讀孫吳兵書，方爲中選。夫以如此之兵，如此之將，欲鎮內亂而拒外寇，何異驅羊以鬪狼耶。一曰教育失宜也。天生蒸民，本無貴賤之別。王侯將相，豈有種乎。乃朝鮮之陋習，分貴族中人，常人爲三等。朝廷位祿，俱在貴族掌握之中。若不幸而爲常人，雖有孟荀之賢，管晏之才，不能越分而登仕籍。故人不貴讀書，謂我爲貴族耶。富貴我所自有，何必讀書。我爲常夫耶。卽有才識，天不能使我享榮祿。讀書何益。且卽使讀書，其平生所讀，不過四書三經，而其所作者，詩賦表策而已。至於天文地理，算術商業，一切富國強民之書籍，漠然不能舉其名。若使立於朝廷，輔君治民，不但茫然莫措，且其行爲，直與盜跖相伯仲。若而人者，讀盡五車書，只成一蠹魚耳。蠹魚卽成脈望，於治國安民之事，何所望哉。

中日戰輯卷之二

中日戰端

甲午春二月，洪鍾宇誘金玉均抵滬，轟死之。上海縣令黃愛棠會同日之副領事審實解韓。

高麗叛臣金玉均，當我國光緒十年十月十七日，高麗王宮之變，偕洪植英、朴泳孝、徐光範、徐載弼同謀作亂，幾致社稷陷危，泊乎大難削平，洪植英伏誅，金則與朴等挾貨逃往日本。既而轉徙至泰西各國，服西服，言西言，變易姓名，苟延殘喘。不料茲竟遭洪鍾宇刺死，然而恣睢暴戾，果何益哉！洪鍾宇者，家居京邸，能操各國方言，易作泰西裝，游歷德法等國，時或與金相值，佯能交歡。邇者金回至日本大阪埠，洪亦隨之而至。某日相約乘郵船會社西京丸，於二月二十一日抵滬，僑居北河南路東和客邸，金居二層樓，攜僕一人，係日本北原氏，並偕一華人吳靜軒，洪則另居他屋，金固不疑洪之圖己也。東和主人吉島氏德三，詢金何事來此，金詭言來止閒游，姓巖田名和三，洪亦稱欲覽滬江風景，是以攜手同行。二十二日晨起，洪持洋銀五千元之票，據謂至

小東門外天豐錢莊收取，可以共圖貿易。少焉洪回，告以天豐主人因事出外，須晚間六下鐘過回。金領之。至午後鐘鳴三下，洪換穿高麗官服，至金所寓之房。時金方晝眠，西窗口藤榻上，洪揮令北原出外，突出手槍轟擊。初一槍擊中金之左頰，彈由頰斜穿而上，直達顙門之右，鮮血噴薄，痛極狂呼。洪復擊以槍彈，由胸之左旁入，橫穿過右，未透皮膜。第三槍彈中左肩胛稍後，斯時吉島諸人方在樓下，驟聞轟然一響，猶疑門外有人放花爆。三層樓上寓客聽之較切，羣下察看，則金受創後，方奔至東首第五間房外倒地，宛轉而斃。吉島見洪神色倉皇，下樓出戶，心知有異，躡梯而上，則樓上諸客已棼亂如麻。乃投日本領事署稟報，領事以此係高麗人，自相殘殺，不便與聞。吉島乃復報諸美界捕房，捕頭飭包探協同地保赴縣稟報。日本領事亦倩醫生田鍋田口二君前往東和視察。二十三日晨，包探在吳淞口客寓獲洪，押至東和，在箱籠中搜出西衣甚多，且有與各國貴人往來函牘，觀其行止，大約非高麗下等人。至十一下二刻鐘，上海縣黃愛棠大令帶同刑件等人臨東和相驗。日本副領事官山座君圓次郎、繙譯官加藤君義三、速水君一孔、英兵船某統領、英捕房麥捕頭、美捕房黎捕頭相率偕來。大令先問吉島，據稱死者是金玉均，被洪鍾宇所刺。金與洪同船來此，是以留宿。金既死，寓中慌亂異常。洪即乘間脫逃。大令轉詰北原，供

稱日本人名延次郎。自幼隨巖田。迄今十載。不知巖田卽金玉均。惟知其在日本時。自稱名周作。至此則改名和三。大令飭伴作。脫去屍身衣服。相驗一周。唱報委係受槍而死。旋由田錫田口二醫生察看。所說與伴作唱報略同。其時捕頭已飭探解洪至。大令問爾與金爲友乎。曰謀叛之人。烏得爲友。問爾因何擊伊。曰此種大逆不道之人。人人得而誅之。若任其旋返高麗。勢必又興波浪。是以擊而斃之。問殺人者死爾知之否。曰知之。今得爲國除此巨蠱。死亦甘心。問爾因何知其爲金玉均。曰伊時稱巖田周作。時稱巖田和三。然確係金玉均。辨認無誤。既而又稱。此次奉高廷之命。來此行刺叛臣。大令問爾行刺時。共放幾槍。曰心急手慌。不知槍數。問兇器何在。曰奔逃時已拋諸河內矣。有見者。謂洪相貌魁梧。衣服儒雅。言詞侃侃。略無懼容。既而大令謂速水君曰。此案果係高王飭洪行刺。則洪非但無罪。且更有功。然何以事前既無照會到來。臨時搜洪身旁。更無韓廷所給憑據。依仇殺而論。法應論抵。仍須管押。以便訊供。至於金之屍身。今日趕緊棺殮。暫停一禮拜。然後附船載回。高。速水君唯唯。北原稱禮拜六天明時。日本郵船西京丸啓行。卽須附載主人屍棺回國。大令謂務須停留一禮拜。旋復謂速水君曰。北原如必欲載回。須於明日正午。候本縣函達貴署。速水君曰諾。大令飭吉島及北原。同具領屍切結。簽名其上。捕頭令包探將洪

帶回。仍行管押。大令隨與山座、加藤、速水諸君拱手而別。當驗屍時。捕頭飭傳西國照相人。印成屍相。循西例也。至屍之頭畔。焚香一爐。置清水一碗。則與華俗相同。此節錄二月二十四日申報語也。二十六日申報又云。聞日本領事官。既不欲與聞此事。華官亦未便定讞。大約候郵船開駛。押洪赴高麗矣。有人至捕房見洪獨居一室。並不拘繫。衣米色綢袍。戴竹絲高帽。下身則穿西式鞋褲。適有友人來訪。談笑自若。略無懼容。每餐則令人購自番菜館。不如他犯之餉以糝。或詢以既隨金玉均數載。何以至此。始擊以手槍。則曰。我奉高廷之命。必須將從前謀亂之事。用心探聽詳明。然後默伺機緣。制其死命。又聞有高麗人。圓領紗帽。如貴官然。前去見洪。即行下跪。洪僅領之而已。有熟悉高麗官場體制者。言其所穿之服。如中國四品官。上海縣黃大令。已稟請江海關道。謁觀察。電稟南北洋通商大臣。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再將情電達駐高商務大臣。袁慰庭觀察。請赴高廷。陳明一切。並叩情形。至金僕北原。已於二十五日天明時。附西京丸東返。屍棺則先一日昇至三菱馬頭。捕頭商諸郵船會社執事員。欲向棧中寄厝。執事員辭以不能。乃昇入虹口捕房。是夜九點鐘。道轅接高麗回電。大略以金玉均係朝鮮叛臣。脫逃已久。洪鍾宇係高麗官員。此案理合解歸高麗定奪。聶觀察立傳黃大令。面商一切。大令即命駕出城。至英公廨。會同

職員宋莘樂別駕。至老巡捕房。告知麥捕頭。並訪聞駐滬英副領事。薩允格君。曾任高麗領事。能操高國語言。因柬請到來。向洪詳問。洪言高廷曾飭某員來華。採辦諸物。公備在老關迤南。其人能操京語。可請其暫作舌人。大令允之。隨送洪至其人公館小住。並派差役二名。輪流守宿。無論何國人不許入內探望。二十六日。大令復請薩副領事至捕房。倩麥捕頭。派包探顧阿六。沈金隆。隨同縣署差役。薛貴。趙金。公麻。差役。李杏。李慎。送洪入城。某高員願同往。差役遂僱肩輿二乘。擁護而行。大令又飭差役。將金玉均之棺木。暫寄湖南會館。以待附輪載往高麗。供既至縣署。大令令暫居西箭道。少選。東請督標滬軍營統領。蕭雲卿軍門。派發營兵四名。伺候金玉均之棺木。則派差小心看管。

三月。韓之守舊黨魁崔時亨等。稱亂於全羅道。破全州。漢陽戒嚴。我朝商務大臣。袁慰庭觀察。以凱急電來告。是時李傅相大閱海軍。聞警。回津。即派精兵四千。飭海晏。海定。圖南。拱北。四軍艦。載赴牙山。或泊仁川。候旨。

附大閱海軍

北洋創設海軍。於今十稔。光緒第一丙戌。醇賢親王。正爲海軍總辦。偕會辦李傅相。幫辦善

厚齋將軍巡閱北洋各海口之際。北洋及南洋鐵甲兵輪追隨伺應。及醇賢親王回京。會同李鴻章二公及會辦慶親王。幫辦曾惠敏公。奏定章程。每屆三年。校閱一次。辛卯第一次。傅相與張勳果公會同校閱。去歲在甲午。又屆第二次校閱之期。傅相於四月初三日。出轅。約定海軍幫辦。定靜村都護。分道巡視。有得睹旌麾者。謂傅相雖年逾七十。而精神矍鑠。紀律嚴明。且整軍經武之餘。日與遠客下僚。互相酬酢。簪纓雲集。議論風生。信乎天佑聖清。而篤生領袖也。今將行部事宜。按日紀載。以明北洋海軍爲中國自強之始。有非各省督撫循例三年一閱之所可比者。李傅相於四月初三日清晨。自天津節署。呵殿而出。首冠涼帽。頭品頂戴。三眼花翎。身穿黃馬褂。乘紫輜輿。皆特恩也。至紫竹林。招商局隨員。營務處賈鎮起。勝東海關劉道含。芳水陸營務處龔道照。瑛山東海防營務處李道正。榮軍械局張道士珩。大沽船塢顧道元。爵前出使俄國參贊。羅道臻。祿水師營務處羅道豐。祿潘道志。俊張道翼。招商局沈道能。虎黃道建。筦前津海關劉道汝。翼江甯機器局周道家駒。江甯督銷局吳道學。廉齊集登海晏輪船。鐘鳴九下。鼓輪出口。各營站隊。砲聲震耳。行至白塘口。潮退。舟不能行。午膳後。帥節過快馬輪船。赴小站。看盛軍步隊十一營。馬隊五營。槍砲隊四哨操演。海晏常潮漲時。行至西沽候差。初五日十一下鐘。帥節乘慈航淺水輪船回海。

晏鼓輪至大沽豐順輪船先往旅順口候差。三下鐘。帥節登岸。看親軍砲隊。及協標水雷練軍等營操。回船時。已日暮。初六日早起。輪泊大沽口外。帥節命換戴暖帽。海軍丁提督汝昌。乘杉板。前來請示。兵艦管帶亦至。次第傳見。計北洋定遠、鎮遠、兩鐵甲船。濟遠、致遠、靖遠、經遠、來遠、平遠、超勇、揚威、八快船。康濟、威遠、敏捷等練船。鎮中、鎮邊、兩蚊船。南洋南琛、南瑞、鏡清、保民、開寶、濟泰六兵船。廣東廣甲、廣乙、廣丙三兵船。午刻鼓輪。各兵艦左右隨行。帥節巍坐船頭。遠眺。隨船之海軍員弁。以旗幟爲手號。晚間以燈光爲號。各艦均站桅班。掌軍樂。砲聲隆隆。初七日卯刻。至老鐵山一帶。有魚雷快艇六艘。往來山下。行駛甚捷。辰刻。抵旅順口。各統領官員。乘操江。超海等練船。晉謁。惟宋宮保慶。接見定欽。差已於初五日。由陸路抵旅順。駐節行臺。天津總稅務司。君璠琳。官艇亦至。海晏甫抵碼頭。定欽。差已到。聚談片刻。帥節卽登岸答拜。午刻回船。初八日卯刻。帥節登岸。同定欽。差與隨員。看親慶六營。毅軍八營操。未刻回船。旋步觀船塢軍械機器等廠。申刻。快馬輪船至。初九日辰刻。帥節乘輕輿。往模珠礁。黃金山等處。看砲臺營打靶。申刻。回舟小憩。步觀各營勢。初十日卯刻。帥節乘小杉板。出海口。各隨員紛乘杉板。隨行。先演放水雷。次至饒頭山。看砲臺營打靶。旋往觀水師學堂。至申刻。登豐順輪船回舟。是日到英國兵船兩艘。日本兵船一艘。定欽

差於申刻登豐順輪船。隨帶人員營務處翼長玉君含章。營務總辦連君占五。行營總辦果君振邦等三十餘員。及海軍幫辦總辦傅道雲龍。直隸候補洪道恩廣。十一日早鼓輪。豐順同時開行。南北洋兵艦十二艘。列成陣勢。驅駛操演。海晏。豐順。徜徉其間。帥節巍坐船面閱視。凡演一陣。各艦放砲三次。演至犄角攻敵陣。砲聲不絕。演畢鐘鳴十一下。至一點鐘時。抵金州之大連灣。各兵船絡繹而至。帥節偕隨員過快馬輪船。定欽差乘超海兵輪。同時登岸。駐行臺。英國兵輪兩艘。日本兵輪一艘。三句鐘到。十二日辰刻。帥節與定欽差臨校場看銘軍步隊十營。馬隊兩哨操。午後來德國兵輪兩艘。十三日辰刻。帥節與定欽差偕隨員往虎尾山看砲臺打靶。至水雷營演放水雷三個。午後四句鐘。帥節乘快馬輪船。赴英國兵輪拜會水師官聚談。旋登海晏。定欽差亦乘超海回豐順。晚間各兵艦燃電燈。惟鐵甲兵艦電燈懸於桅頂。其光旋轉四面。可射三十里許。時魚雷六艇。演偷營法。黑暗申駛入重地。各兵艦疾開槍砲拒敵。山巔砲台亦燃電燈。光比兵艦燃者更巨。晚間來俄國兵船一艘。十四日清晨。海晏。豐順。同時鼓輪泊海口。俄國水師官七員。法國水師官六員。日本國水師官一員。各乘杉板。同時詣海晏。帥節一一傳見。款待茶點。約談一句鐘。午後帥節看各兵艦打砲靶。自船頭至尾。每艦出十餘砲。惟廣東三兵艦。出二十餘砲。魚貫而駛。演畢。

鐘鳴六下。卽鼓輪赴山東之威海衛。豐順及各兵艦次第徐行。十五日卯刻。抵威海衛。泊北岸劉公島。文官武將。如戴孝侯觀察等。各乘寶筏飛蓬小輪。至船晉見。午後。帥節與定欽差乘快馬輪船。至俄國兵艇。答拜水師官。十六日卯刻。帥節乘快馬輪船。赴威海閱綏軍八營操。六句鐘。仍乘快馬輪船回。十七早七句鐘。帥節與定欽差乘輿詣校場。看水師兵弁操槍砲打靶。旋赴黃島砲臺。及地井巨砲打靶。往觀水雷水師諸學堂。申刻就海軍公所。譙英法俄日各水師官。八句鐘回船。十八日卯刻。帥節乘快馬輪船至石島一帶砲台看打靶。及水雷營演放水雷。十二句鐘回船。卽鼓輪豐順及定遠等六兵艦。赴膠州。以遇風故海晏開快車。十九日早一句半鐘。抵膠州。泊青島。五句鐘。豐順及六兵艦相繼駛至。帥節於七句鐘。乘豐順輪船登岸。看廣武。嵩武等四營操。及砲台打靶。十一句鐘。帥節乘小杉板至豐順。晤定欽差。坐談片刻。回舟。同時鼓輪赴煙台。二十日八句鐘。抵烟台之通伸崗。快馬輪船已由威海衛到此。帥節與定欽差。卽乘快馬登岸。至歸岱一帶觀砲台。及嵩武四營操演畢。乘輿蒞烟台之廣仁堂。午膳。英國兵輪兩艘。法國兵輪兩艘。俄國兵輪兩艘。日本兵輪一艘。相繼至。三句鐘。帥節乘快馬輪船。至英法兵輪拜水師官。定欽差回豐順。卽鼓輪往營口。遵陸回轅。帥節回海晏。卽同兵艦六艘。鼓輪往山海關。二十一日晨抵埠。泊